讀通鑑論

衡陽王夫之譔

五代合稱五代者其所建之國號皆不足稱也朱溫盜也與安祿山等李存勖石敬瑭劉知遠沙陀三部之小夷郭威據竊無名故稱名周主榮始不與謀篡逆受命爲嗣而有平一天下之志故稱周主愈於□盜之流要之皆不足以爲天子

稱五代者宋人之辭也夫何足以稱代哉代者相承而相易之謂統相承道相繼創制顯庸相易故湯武革命統一天下因其禮而損益之謂之三代朱溫李存勖石敬瑭劉知遠郭威之瑣瑣竊據唐之京邑而遂謂之代乎郭威非夷非盜差近正矣而以黥卒乍起功業無聞乘人孤寡奪

其穴以昪立以視陳霸先之能平寇亂猶奴隸耳若夫朱溫盜也李存勗石敬瑭劉知遠則沙陀犬羊之長也溫可代唐則侯昪可代梁李全可代朱也沙陀三族可代中華之主則劉聰石虎可代晉也且此五人者何嘗得有天下哉當朱溫之時李克用旣與敵立李茂貞劉仁恭王鎔羅紹威亦擁土而不相下其他楊行密徐知誥王建孟知祥錢鏐馬殷劉隱王潮高季興先後並峙帝制自爲分土而守雖或用其正朔究未嘗奉冠帶祠春秋一日奔走於汴雒也若云汴雒爲王者宅中出治之正則舜禹受禪不仍陶唐之室湯武革命不履夏商之都而苻健姚興拓拔劉

奄有漢唐之故宮將以何者爲正乎倘據張文蔚等所撰之玉冊而即許朱溫以代唐則尤與天下之逆而竊神器矣且夫相代而王天下者必其能君天下而天下君之即以盡君道也未能而志亦存焉秦隋之不道也抑嘗立法創制思以督天下而從其法令悖亂雖多而因時救弊者亦有取焉下至王莽之狂愚然且取海宇而區畫之早作夜思汲汲於生民之故今石敬瑭劉知遠苟竊一時之尊偷延旦夕之命者固不足論李克用父子歸獻捆以後朱溫帥宣武以來覬覦天步已非一日而君臣抵掌促膝密謀不輟者曾有一念及於生民之利害立國之規模否也

所竭智盡力以圖度者唯相搏相噬毒民爭地以逞其志欲其臣若敬翔李振周德威張憲之流亦唯是含毒奮爪以相攫故溫一劉唐存勗一滅溫而淫虐猥賤不復有生人之理迫脅臣民止供其無厭之求制度設施因唐末之秕政而益以藩鎮之狂爲則與劉守光孟知祥劉龑王延政馬希萼董昌志相若也惡相均也紜紜者皆帝皆王而何取於五人私之以稱代邪初無君天下之志天下亦無君之之心燎原之火旋起旋灰代也云乎哉必不得已於斯時也而欲推一人以爲之主其楊行密徐溫王建李昪錢鏐王潮之猶愈乎尙有長人之心而人或依之以偷安

也周自威烈王以後七國交爭十二侯晝地以待盡赧王納土朝秦天下後世固不以秦代周而名之曰戰國然則天祐以後建隆以前謂之戰國焉允矣何取於偏據速亡之盜夷而推崇爲其主乎□□不可無君猶人不可無父也孤子未能克家固無父矣不得晉悍僕彊鄰而名之曰父是以有無父之子有無君之臣民人之彝倫天之顯道不可誣也宋之得天下也不正推柴氏以爲所自受因而溯之許朱溫以代唐而五代之名立焉名不可以假人天下裂而不可合夷盜竊而不可縱奪其國號誥之以五代聊以著宋人之濫焉云爾

夷狄以刼殺爲長技中國之御之也以信義雖然豈易言哉獲天之祐得人之助爲天下君道周仁至萬方保之建不試之威足以服遠於是奮赫然之怒俘係而殄滅之弗能拒也乃可修信義以綏之任其來去而與相忘弗能背也李克用之在河東奚足以及此哉沙陀之與契丹猶麕之於鹿也提足者先耳阿保機背七部更代之約而據漢城克用父子受大同之命而竊唐室其以變詐凶狡相向又相若也素所懷挾者無以相踰而克用爲李可舉所挫投命韃靼素爲殊族所輕威固不足以相制阿保機帥三十萬之眾以來寇目中已無克用克用與之連和力屈而

求安耳克用短長之命阿保機操之而東有劉仁恭與爲父子南有朱溫遙相結納三雄角立阿保機持左右手之權以收其讎斷之利以其狡毒不難滅同類世好之七部而何有於沙陀之杯酒寃是時朱溫彊而克用弱助溫以夾攻克用滅之也易助克用以遠攻溫勝之也難克用乃欲以信結之約與滅溫直一哂而已契丹於時未可得志於河東姑許之而弗難旋背之克用乃曰失信夷狄自亡之道拒謀臣之策不擒之於酣飲之下何其愚也阿保機初併七部衆心未固德光孤雛耳突欲闇弱而莫能爲主阿保機死則七部各懷其故主分析以去而契丹之勢衰

李從珂石重貴之敗亡不遠趙宋無窮之禍亦以早捐豈非中華之一大幸與以克用之機變雄桀而持老生之常談假帝王之大義以成乎三百餘年中原之毒螫懿者其天邪不然何其愚也以帝王之悖信義也三苗來格矣舜必分北之昆夷可事矣文王必拒駾之東夷旣服矣周公必兼并之未嘗恃硜硜以姑縱也晉文公棄楚之小惠敗之於城濮而春秋大之宗周以安宋鄭以全所繇異於宋襄遠矣故曰□□者揫之而不爲不信殺之而不爲不仁奪之而不爲不義者也以一夫擒之而有餘舉天下之全力經營二百餘年而終不克無可歸咎而不容已於重惜

故用意者其天也不然克用之敎豈守老生之談附帝王之義者哉

士之不幸生亂世之末流依於非所據之地以保其身直道不可伸也而固有不可屈者存不可伸者出而謀人之得失也必不可屈者退而自循其所守也於唐之亡得三士焉羅隱之於錢鏐梁震之於高季昌馮涓之於王建皆幾於道矣胥唐士也則皆唐之遺黎而矜重者也故國舊君熸滅而無可致其忠孝乃置身於割據之雄亦惡能不小屈哉意其俯仰從容於幕府者色笑諧言必有爲修士所不屑者矣以此全身安土求不食賊粟而踐其穢朝已

耳至於爲唐士以閔唐亡則幽貞之志無不可伸者鏐建季昌亦且媿服而不以爲侮士苟有志亦孰能奪之哉馮涓倘矣爲建參佐抗建稱帝之妄曰朝興則未爽臣節賊在則不同爲惡迪建以正而以自守其正也建不從而杜門不出建弗能屈焉則其素所樹立有以服建者深矣梁震無能規正季昌使拒賊而自立非震之計不及此也季昌介羣雄之閒形勢不便而寡弱固無能爲也震居其國自全爲足矣以前進士終老於土洲季昌屈而己自伸厥恤其躬而不服及人是亦一道也羅隱之說錢鏐討朱溫也曰縱無成功退保杭越可自爲東帝隱非欲帝鏐也動

謬以司猷贊昭哀之怨而正君臣之義也其曰朱何交臂事賊爲終古羞偉哉其言乎正名温之爲賊不已賢於後世史官之以梁代唐而名之曰帝曰上乎隱固詠諸之士而危言正色千古爲昭謬雖不用隱已伸矣唐之重進士也貴於宰輔李巨川李振之流皆以不第而生其怨毒消既起家嶺佐隱與震皆以不第無聊依身藩鎮而皎皦之節炎炎之言下視天祐末年自詫清流之姦輔猶豚蠡然一列爲士名義屬焉受祿與否何較哉天秩之倫性植之正周旋曲折隱忍以全生而耿耿清宵者不昧也唐之亡三士而已公卿大夫惡足齒乎司馬子長有言伯夷雖

得孔子而名益著三子者降志辱身非可望伯夷之清麐者也而能自標舉於濁亂之世不易得也後世無稱焉宋人貴人無已而幽光揜可勝歎哉

極乎凶頑不逞之徒皆可守吾正而御之以不迫然則孔北海抗曹操而不勝亦其恢廓不拘之有以致之況裴樞趙崇輩之以輕薄犯朱溫哉張顥徐溫公遣牙兵攻其主而殺之庭列白刃集將吏而脅以奉己其暴橫不在曹操朱溫下也嚴可求以幕僚文筆之士從容而進折張顥兇怒之氣使之柔以悅從顥之凶威不知何以遽若春冰之消釋唯其韜韌而莫之能違勿謂淮南小國也楊渥非天

子也張顥無董卓蕭道成之位尊權重也白刃當前一叱而腰領已絕矣必卓道成而後能殺人哉可求所秉者正所志旨死夷然委命而不見有可懼者卽不見有可爭其視顥猶蚊蝱耳不觸之不避之徐用其制制而怒張之氣自消矣璡曰璡横戈衝犯大敵今乃知匹夫之勇不及公遠矣無他璡雖勇於殺人而不能無畏死之心憤然一往理不及而莫持其終也嗚呼亂世豈乏人傑哉可求當之矣神閒則智不窮志正則神不迫卒使楊隆演不喪其世家乃至感刺客而斂刃以退漢唐之將亡而得若人焉郗慮柳璨無所施其蠱哉操溫之跋亦將撲矣唐不能用可

求可求不爲唐用而小試之淮南僅爲霸府之砥柱則何也朝廷多噂沓浮薄之士沮賢才而不達而制據偏安之小國無之也

高郁說馬殷置回圖務運茶于河南北賣之于梁易繒纊戰馬而國以富此後世茶馬之始也古無茶稅有之自唐德宗始文宗時王涯敗矯改其政而罷之然則茶稅非古宜罷之乎非也古之所無後不得而增增則病民者謂古所可有而不有者也古不可以有而今可有之則通古人之意而推以立法奚病哉茶者古所無也無茶而何稅也周禮僅有六飲之制孟子亦曰冬則飲湯夏則飲水而已

至漢王褒僮約始有武都買茶之文亦僅產於蜀唯蜀飲之也六代始行於江南而河北猶斥之曰酪奴唐乃徧天下以爲濟渴之用而不能隨地而有唯蜀楚閩粵依山之民畦種而厚得其利其利也有十倍於耕桑之所獲者矣古之取民也耕者十一漆林之稅則二十而五以漆林者非飢寒待命之需也均爲王民不耕不桑而逸獲不貲之利則天下將舍耕桑而競於場圃故厚征之以抑末務濟國用而寬吾南畝之氓則使古而有茶其必厚征之以視漆林明矣府其利於僅有之鄉而天下日輦金錢絲粟以歸之不稼不穡之家其豪者籠山包阜而享封君之奉乃

天下固無茶而民無凍餒之傷非有大利於民而何恤其病誠病矣廢茶畦而不采弗能稅也雖稅之而種者不休采者不輟何病之有哉卽其病也亦病夫射利之黠民而非病吾旦耕夕織救死不贍之民也則推漆林之法重稅而以易緡馬於不產之鄉使三代王者生飲茶之世未有於此而沾沾以市恩也故善法三代者法所有者問其所以有而或可革也法所無者問其何以無而或可興也踵迹而步效之黠民乃驕樸民乃困治之者適以亂之寬其所不可寬者不恤其所可恤惡足以與於先王之道乎

汴晉雌雄之勢決於河北故李克用坐視朱溫之吞唐而

莫之能問以河北未叛畏其乘己也朱溫下兗鄆以西臨
趙魏勢亦便矣乃河北者自天寶以後倔彊自立不可以
勇力機謀猝起而叛之者也魏博爲河北彊悍之最羅紹
威愚騃而內猜欲自戕其心膂溫於斯時撫魏博而縱之
發紹威之狂謀順衆志而逐之擇軍中所悅服者授以節
鉞則帥與兵交感以樂爲用以此北臨鎭定乘劉仁恭父
子之亂蕩平幽燕則克用坐困於河東卽得不亡爲盧芳
而已矣而溫固賊也殘殺之心聞屠戮而心喜烏合之衆
忌勝己而唯恐其不亡八千家數萬人之命黃口不免於
是而鎭定幽燕人憂駢死而怨溫徹骨矣石公立曰三尺

童子知其為人王鎔雖愚通國之人無有不爭死命者羅紹威且悔而離心王處直不待謀而自合西迎克用下井陘以撫趙魏而偽梁之亡必矣弱魏博以失輔者溫自取之也激鎮定以離心者溫自取之也魏博弱而鎮定無所憚者溫自取之也隔劉守光於薊北使驕悖而折入於晉者溫自取之也禍莫大於樂殺人危莫甚於殺彊以自弱而盜以此為術惡足以容身於天地之閒哉溫之亡不待羣雛之還相翦滅也惜乎無命世之英起而收之也

不仁者不可與言非徒謂其無益也言之無益國亡家敗而吾之辯說自伸於天下後世雖弗能救禍亦不因我而

烈則君子固有不忍緘默者而不仁者不但然也心之至不仁也如膏之沸於鑊也噗之以水而燄乃益騰雖天下之至愚者聞古人敢諫之風挾在己偶然之得起而強與之爭試身於沸鑊焚及其躬而燄延於室則亦可哀也已若孫鶴之諫劉守光是已守光囚父殺兄據彈丸之地而欲折李存勗南面稱帝與朱溫爭長不仁而至此極也尙可與言哉孫鶴懷小惠而犯其必斬之令屢進危言寸斬而死鶴斬而守光之改元受冊也愈堅鶴之愚實釀之矣羅隱之諫錢鏐鏐雖不從而益重隱惟其爲鏐也馮涓之諫王建建雖不從而涓可引去惟其爲建也鏐與建猶可

與言言之無益而二子之義自伸繆與建猶足以保疆土
而貽子孫夫亦視其心之仁尙有存焉者否耳至不仁者
置之不論之科倘懷疑畏觸其怒張之氣必至橫流戈矛
乘一旦之可施死亡在眉睫而不恤是以箕子佯狂伯夷
遁避不欲自我而益紂之惡也況鶴與守光無君臣之大
義而以腰領試暴人之白刃乎且夫羅隱馮涓之說以義
言之也鶴之說以勢言之也以義言言雖不聽而義不可
屈且生其內媿之心以勢言則彼暴人者方與天下爭勢
而折之曰汝不如也則暴人忿懥矣匹夫搏拳相控告以
不敵而必忘其死守光有土可據有兵可恃且爲天子而

夕死鶴惡能諒以不能哉鶴小人也不知義而偷安以徼幸之智也徒殺其身激守光而族滅之與不仁者相臨投以肺腸則亦不仁而已矣故曰不仁者不可與言戒君子之夙違之以勿助其惡也

張承業請李存勗遣使賀劉守光之稱帝以驕之唐高祖驕李密之故智也密終降而授首守光終虜而伏誅所謂獸之搏也必蹲其足禽之擊也必戢其翼權謀之險術王者所弗尚也存勗聞守光之自尊欲伐之矣然則伐之爲正乎可伐之罪在彼已極執言申討師則有名矣而徒特其名以責人之逆反之於己既無天與人歸之實亦無撥

亂安民之志且於固本自彊之術未有得也憑氣而爭奚必勝之在己哉王者以義興師而四方攸服非徒以其名也唐高初定長安殘隋未翦怒李密之妄而挑之密且扼關以困己而內受劉武周薛舉之逼則唐高之事敗矣李存勗孤處河東鎮定之交未固朱溫之勢方張空國以與狂騃之豎子爭虛名於幽薊鎮定疑而河中起搗其虛則存勗之亡必矣繇是言之推尊以驕之非義之所許憤怒而攻之抑爲謀之不臧使王者而處此將如之何哉王者正己而不求於人者也彼枵然自大者何足比數乎脆弱者必折暴興者必萎冥行者必蹶天怒人怨者必見絕於

天人知之既辨視之如蟆動之蟲無待吾之爭而抑無容驕之也其來也以非禮加我而未甚也姑應之以禮而告之以正可也其以非禮加我而不可忍也閉關以絕其使命而已欲犯我而我無啟釁之端欲狎我而我居是非之外秉義以自彊固本以待時飭邊陲之守杜小利之爭凝靜不撓而飄風疾雨坐視其消散或人亡之而爲我驅除攻惡已窮而徐申吾天討則兩者之失亡而貞勝之理得矣天下莫敢不服後世無得而譏矣張承業何足以及此哉克用父子之終以詐力窮而不能混一區宇國祚不延與假義挑兵者均之失也莊生曰人莫鑒於流水而鑒於

止水勇而悻慾智而詐譎皆流水之波也稍靜以止而得失昭然豈難知哉唐高姑以一紙報李密差賢於存勗之往賀雖非王者之道而猶足以與毫釐之差亦相懸絕矣李存勗據河東與朱溫爭天下亦已久矣所任者皆搏擊之雄無有人焉贊其大計爲立國之規者也其畧用士人參帷幕者自馮道始沙陀之不永四易姓而天下終裂於此可知已劉守光之凶虐觸之必死其攻易定犯彊晉道諫之而繫獄然免於刀鋸逃出而西奔者何也孫鶴之流力爭得失是以滅身道之諫之也其辭必遜且脂韋之性柔爲守光所狎而左右皆人固與無猜是以全也守光四

父殺兄而道不言其有言也皆舍大以規小留餘地以自
全而聊以避緘默之咎者也豈徒於守光爲然哉其更事
數姓也李存勗之滅梁而驕狎倡優吝犒賜也而道不言
忌郭崇韜激蜀兵以復反而道不言李從珂挑石敬瑭以
速禍而道不言石重貴不量力固本以亟與虜爭而道不
言劉承祐狎羣小殺大臣而道不言數十年民之憔悴於
虜政流離死亡以瀕盡而道不言其或言也則摘小疵以
示直聽則居功不聽而終免於斥逐視人國之存亡若浮
雲之聚散眞所謂讒諂面諛之臣也劉守光不能殺而誰
能殺之邪克用父子經營天下數十年僅得一士焉則道

也其所議之帷帟而施之天下者槩可知矣嗚呼人知道之墮節以臣人不知其挾小慧以媚主國未亡而道已讎其賓主之術非一日矣此數主者顚倒背亂於黼扆道臣尸位而待焉不知其何以導諛也然而不傳者摘小過以炫直自飾而蔽姦世固未易察也

篡弑以叨天位操懿以下亦多有之若夫惡極於無可加而勢亦易於剿絶無有如朱溫者時無人焉亟起而伸天討誠可歎也其弑兩君也公然爲之而無所掩飾其篡大位也咆哮急得而並廢虛文其禽獸行徧諸子婦也而以此爲子奪其嗜殺也一言一笑而流血成渠介朱榮高洋

安祿山之所不爲者溫皆爲之而無忌乃以勢言之而抑不足以雄也西挫於李茂貞東折於楊行密王建在蜀視之蔑如也雖紹威馬殷錢鏐高季昌雖暫爾屈從而一兵尺土粒米寸絲不爲之用其地則西不至邠岐東不逾許蔡南不過宛鄧北不越宋衛自長安達兗鄆橫亙一綫界破天中而四旁夾之者皆擁堅城率勁卒以相臨其將帥則楊師厚劉鄩王彥章之流皆血勇小慧而不知用兵之略其輔佐則李振敬翔出賊殺入謟諛而不知建國之方乃至以口腹而任段凝爲心膂授之兵柄使抗大敵而不恤敗亡取其君臣而統論之貪食漁色樂殺蔑倫一盜而

已矣而既篡以後日老以昏亦祿山在東都黃巢踞長安之勢也於是時也矯起而撲滅之不再舉而功已就矣所難者猶未有內釁之可乘耳未幾而朱友珪梟獍之刃已剸元惡之腹兄弟尋兵國內大亂則乘而薄之尤易於反掌然而終無其人焉故曰誠可歎也李存勗方有事於幽燕而不遑速進天討之稽有自來矣蓋存勗一將帥之才耳平一海寓之畧討逆誅暴之義非其所可勝任也使能滅朱溫父子定汴雒劉守光瑣瑣狂夫坐窮於經卷將焉往哉困吾力以與守光爭勝負朱友貞乃復以寬殺收離散之衆相持於河上梁雖滅而存勗之精華已竭矣嗚呼

楊行密不死於朱溫淫昏之前可與有為者其在淮南乎乘彼自亡之機掩孤雛於宛雒存勗弗能抗也行密死楊渥弑隆演寄立人上徐溫挾內奪之心不能出毫以行天討尙誰望哉行密者尙知安民固本任將錄賢非存勗之僅以斬將搴旗為能者也故天祐以後天下無君必欲與之淮南而已然而終弗能焉故曰誠可歎也

夫人無一可恃者也己恃之人亦以名歸之名之所歸人之防之也深禦之也力而能終有其所恃者無有以勇名者人以勇禦之而死於勇以謀名者人以謀禦之而死於謀二者俱自亡之道也而謀為甚何也勇者一與一相當

者也萬刃林立而所當者一二人其他皆疏闊而不相及者也故抑必以謀勝之而不易以勇相禦謀則退而揣之者盡人可測也合千萬人一得之慮晝忖而夕度之制之一朝而非一朝之積也一人有涯之機智應無涯之事變而欲以勝千萬人之忖度乎夫惟明於大計者其所熟審而見爲然之理勢皆可與人共知之而無所匿持之甚堅處之甚靜小利不爭小害不避時或乘人之瑕而因機以發其謀雖奇人且玩之而不覺事竟功成而人乃知其不可測也此之謂善謀若夫機變捷巧自恃其智而以善謀名矣目一瞬而人疑之手一指而人猜之知其靜者非靜

而動者非動也於是此謀方起人之測之也已先既已測之無難相迎而相距猶且自神其術曰吾謀不可測也其不敗也鮮矣劉鄩與晉兵相距於魏鄩乘虛潛去以襲晉奇謀也然使鄩素以持重行師御堂堂正正之眾無設詐出沒之智名則晉人抑且與相忘偶一用謀而晉陽且入其彀中矣乃鄩固以謀自恃而人以善謀之名歸之也存勗曰吾鬪劉鄩一步百計嗚呼斯名也而詎可當哉語亦人窺之默亦人窺之進亦人窺之退亦人窺之無所不用其窺雖有九地九天之變計無不在人心目中矣無不見制於人而追足以制人乎是以小勇者大勇之所不用小

智者大智之所不事固吾本養吾氣立於不可勝之地彼且自授我以勝而我不勞王者之用兵無敵於天下唯此也故牧誓之戒衆也唯申以步伐之法作其赳桓之氣而謀不與焉夫豈但用兵爲然哉兵險道也而猶然況乎君子之守身涉世以出門而交天下其可使人稱之曰此智士也乎

夷狄之疆也以其法制之疏畧居處衣食之粗獷養其驍悍之氣弗改其俗而大利存焉然而中國亦因之以免於害一旦革而以中國之道參之則彼之利害相半矣其利者可漸以雄長於中國而其害也彼亦自此而弱矣故曰

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彼自安其逐水艸習射獵忘君臣畧昏宦馳突無恆之素而中國莫能制之乃不知有城郭之可守墟市之可利田土之可耕賦稅之可紓昏姻仕進之可樂則且視中國為不可安之叢棘而中國之人被掠以役於彼者亦怨苦而不為之用兩相忘也交相利也此順天之紀因人之情各安其所之道也中行說匈奴不貴漢之繒帛而匈奴益彊然其人寇之害亦自此殺矣單于雖有不逞之志而中國之玉帛子女既為其俗之所不貴城郭宮室既為其居之所不安則其名王大人至於部眾咸無所歆羨而必不效死以為單于用匈奴自

遷而漢亦以安此相忘之利也曹操遷匈奴餘衆於河西婚宦寢食居處變其俗而雜用中國之法於是乎啟懷愍之禍然而劉石慕容苻姚赫連之族亦如朝菌之榮未久而萎其俗易其利失其本先弱也韓延徽為劉守光所遣入契丹拘留不返因教以建牙築城立市墾田分族類辨昏姻稱帝改元契丹以是威服小夷而契丹之俗變矣阿保機之悍亦自此而柔矣[illegible]石敬瑭延而進之莫能如中國何也雜華夷而兩用之其害天下也乃烈中國有明君良將則夷以之衰無人焉則導之以中國之可欲而人思掠奪則中國以亡延徽雖曰我在此契丹不南牧然其以

貽毒中國者不如中行行之彊匈奴卽以安漢也女直之陷汴張瑴郭藥師之使之也蒙古之滅宋呂文煥劉整之使之也阿骨打鐵木眞强悍可畏也宋之叛臣以朝章國憲之煇煌赫弈者使之健羨則彼且忘其所恃弃欲以交靡亂人之害亦酷矣哉又況許衡虞集以聖人之道爲沐猴之冠而逍遥於天下尤可哀也夫尤可哀也夫

劉巖曰中國紛紛孰爲天子此唐亡以後五十餘年之定案也巖旣已知之矣而又擁海隅一曲之地自號爲帝趙光裔楊洞潛李殷衡之瑣瑣者冒宰輔之榮名鄭綮曰歇後鄭五爲宰相時事可知矣而終就之然後乞身而去則

亦歸用之相矣自知之自陋之復自蹈之苟微一日之浮樂爲天下僇爲天下笑而已矣嗚呼人可不自念也哉於人則智自知則慮事先則明臨事而暗隨世以遷流則必與世而同其敗人可不自念也哉勿論世也且先問諸己勿徒問之己也必有以異乎世桀紂方繼世以守禹湯之明祀而湯武之革命不疑周敬王方正位於成周齊晉且資其號令而孔子作春秋操南面命討之權夫豈問世哉若其不可則孫權勸進而曹操猶知笑之唐高祖推戴李密而爲光祿卿以死皆夫人之炯鑒也無德而欲爲君無道而欲爲師無勇而欲爲將帥無學而欲爲文人曰天下

紛紛皆已然矣吾亦爲之詎不可哉始而惑繼而疑未幾而且自信無無患乎無人之相誘以相推也鑒於流水者固無定影也童子見技人之上竿而效之或悲之或笑之雖有愛之者莫能禁也悲夫

湯纘禹服武反商政王道以相師而底於成夫湯豈但師禹武豈但師湯哉必師禹者其祇台必師湯者其聖敬也德不可降也若夫立法創制之善者夏殷之嗣王不必其賢於我而可師者皆師也故曰君子不以人廢言尚書錄秦穆之誓春秋序齊桓之績以爲一得之賢可以爲萬世法也必規規然守一先生之言步之趨之外此者皆曰不

足法也何其好善之量不厎擇善之情不篤也唐始置樞密使以司戎事而以宦官為之遂覆天下夫以軍政任刑人誠足以喪邦而樞密之官有專司固法之不可廢者也王建制據西川卑卑不足與於王霸之列而因唐之制置樞密使以授士人則兵權有所統軍機有所裁人主大臣折衝於尊俎酬唐之得失以歸於正王者復起不能易也於是一時僭偽之主多效之而宋因之建其允為王者師矣兵戎者國之大事汎然而寄之六卿一官之長執其常不恤其變變已極猶恐不守其常文書期會煩苛瑣屑以決呼吸之安危兵無異於無兵掌征伐者無異於未嘗掌

矣爲吏各持異議符史亦握樞機奏報會議喧騰於廷閒謀已檢於寇於是天子有所欲爲而不敢洩者不得不寄之奄人故曰無異於無兵無異於無掌征伐者也宋設樞密使而不救其弱喪者童貫等擅之耳高宗以後樞貫之失官雖設而權不歸藉令建炎之世有專任恢復之事者爲將帥之宗主而張俊劉光世之儔莫敢不聽命焉秦檜湯思退惡得持異議以沮之哉宋季之虛設猶不設也自是以還竟廢之而以委之次登八座株守其職之尙書與新進無識之職方將無曰此唐之敝政王建之陋術不足取法而爲所師者周官之王道也以之銜天下言治者之

口則足矣弱中國孤天子皆所弗恤石敬瑭啟之而速亡於契丹甫徒愈乎

宋齊邱請徐知誥除輸錢代折之法令丁稅悉輸穀帛䌷是江淮曠土盡闢國民兩富其故何也楊氏之有國也西北不過壽濠東不過常州南不過宣州皆水國也時無冬夏日無晝夜舟楫可通無浹旬在道之久無越山踰水之難則所輸粟帛無馱馱黴紅朽之患民固無推轂經時之費無耗損賠償之害惡得而不利也地無幾稅亦有涯上之受而藏之也亦不致歷年未放淹滯陳腐之傷上亦惡得而不利也且於時天下割裂封疆各守戰爭日尋商賈不通

民有有餘之粟帛無可貿遷以易金錢江淮之間無銅鉛之產以供鼓鑄而必待錢於異國粟帛滯而錢窮取其有餘不責其不足耕夫紅女得粒米寸絲而可應追呼非四海一家商賈通而金錢易得之比也是以齊邱言之知請行之因其時就其地以撫其人民而國民交利豈虛也哉惟然而不可以為古今天下之通法亦較然矣轉輸於數千里之外越崇山踰絕險堰泗水犯狂濤一石之費動踰數倍漂流潰壞重責追償山積藪藏不堪衣食謂齊邱知請為民法而師之民以死國以貧豈有爽乎舟行而汲者以盂斛水林居而樵者以手折薪市廛而欲效之其愚也

不待哂也十畝之農計粒而炊乃不餓齏蔬之子以囊貯錢乃不失陶猗而欲師之其窮也可立待也聞古人一得之長據陳言而信爲良法若此類者衆矣困天下以自困不足與有言久矣

徐溫大破錢鏐知誥請乘勝東取蘇州溫念離亂久而民困因鏐之懼戢兵息民使兩地各安其業而曰豈不樂哉藹然仁者之言乎自廣明喪亂以來能念此者誰邪而不謂溫以武人之能爾也均與人爲倫則不忍人之死人之同心也而習氣能奪之天方降割於民於是數不仁之人倡之而鼓動天下以胥流於殘忍非必有利存焉害且隨

之如影響而汶汶逐逐唯殺是甘羣起以相爲流轉乃習氣者無根株者也有一人焉一念之明一言之中一事之順幸而有其成效則相因以動而惻隱羞惡之天良復伸於天下隨其力之大小心之醇疵以爲其感動之遠近苟被其澤無不見功於當時延及於數世則楊行密是已當行密之時朱溫秦宗權李罕之高駢之流凶風交扇於海內乘權者既忘民之死民亦自忘其死乘權者既以殺人爲樂民亦以相殺爲樂剽奪爭劫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而若不容已者莫能解也行密起於卒伍亦力戰以有江淮乃忽退而自念爲固本保邦之謀厲勝朱溫顧且畫地自

全而不急與虎狼爭食於是江淮之寡妻弱子幸保其腰領以授之徐溫溫乃以知全民之爲利而歆動以生其不忍昧之心蓋自是江淮之謀臣戰士乘暴興之氣河決火延以塗人肝腦於原野者皆廢然返矣故撫有江淮至於李昪而幾爲樂土溫之所謂樂者人咸驗焉而保其樂溫且幾於仁者要皆行密息浮情斂狂氣於習氣熾然之中所培植而生起者也則行密之爲功於亂世亦大矣哉嗚呼習氣之動也得意則驕以益盈失勢則激而妄逞倆不見有天俯不見有地外不知有人內不知有己易曰迷復凶雖其迷是以不復有能復者然後知其迷也十年不克

七日而反稃乎一人一念而已矣當乾坤流血之日而溫有是言以晉東南千里之生命於二十餘年雖一隅也其所施及者廣矣極亂之世獨立以導天下於惻隱羞惡之中勿憂其孤也將有繼起而成之者故行密之後必有徐溫此天地之心也不可息焉者也

巖下吏之貪而不問上官法益峻貪益甚政益亂民益死國乃以亡羣有司眾矣人望以廉必不可得者也中人可以自全不肖有所憚而不敢皆覗上官而已上官之虐取也不卽施於百姓必假手下吏以爲之漁獵下吏因之以讎其箕斂然其所得於上奉之餘者亦僅矣而百姓之怨

毒詛呪乃至叫閙號怨者唯知有下吏而不知賊害之所自生下吏既與上官爲鷹犬復代上官受縲絏決之不均情之不恣矣將責上官以嚴糾下吏之貪可使無所容其私乎此尤必不可者也何爲貪而狡者得上官之心其虐取也尤劇其餽獻也彌豐唯瑣瑣簞豆之闒吏吝纖芥以封殖參劾在前而不恤顧其爲蠹於民者亦無幾也且有愼守官廉偶一不撿而無從置辯者矣故下吏之貪非人主所得而治也且非居中秉憲者之所容糾也唯嚴之於上官而已矣嚴之於上官而貪息於守令下逮於簿尉胥隸皆喙息而不敢逞君無苛核之過民無訟上之愆豈必

炫明察以照窮簷哉吏安職業民無怨尤而天下已平矣下吏散於郡邑如彼其遼闊也此受誅而彼固不戢巧者逃焉幸者免焉上官則九州之大十數人而已司憲者弗能知也居中司憲者二三人而已天子弗能知也願佐潔身於臺端而天下無貪吏握風紀之樞以移易清濁之風者止在一人慎之於選任之日獎之以君子之道奚必察於偏方下邑而待小民之訐訟其長上乎楊廷式按縣令之受賕請先械繫張崇而曰崇取民財轉獻都統歸責於徐知誥也可謂知治本矣

張承業之忠忠於沙陀耳或曰唐之遺忠豈定論哉李存

陽得傳國璽將稱帝承業亟諫止之欲其滅朱氏求唐後復立之衛乎吳蜀則天下自歸雖高祖太宗復生不敢復居其上以立萬世之基此其以曹操劉裕處存勖而使長有天下也明甚豈果有存唐復辟之心乎使能求唐後以立邪則朱溫篡奪之日可早立以收人心承業際不一語而必待朱氏既滅之後此則何心惡莫大於弒君而篡國次之篡者北面稱臣而又攘奪之之謂也若夫故主已亡乘天下無君以自立則抑可從末減矣使沙陀滅逆賊定天下而退守臣服洵忠臣之效也沙陀卽不能然而承業以此爲志功雖不就自不損其孤忠乃承業不然陽奉李

氏爲沙陀欺天下之囮藉令果如其言朱氏滅吳蜀平建不世之功擁震主之威然後脅贅疣之君奉神器以歸己爲之君者柔懦而安於亡則如晉恭帝之欣然執筆而終不免於鴆如其挾不平以圖存則成濟之刃且剸其胸存勗之果成乎篡弒而李氏之子以頸血易一日之袞冕不已慘乎踈人之意計偷求一旦之尊榮姦人之權謀敢竊欺天之名義承業奄人耳盡心於沙陀而欲欺天下無足怪者君子固不可罔也存勗不從其策猶得免於篡弒之元惡而李氏之苗裔不致如元魏宇文之赤族飾虛名以伏隱慝猶且謂承業之忠於唐也導天下以僞而賊仁義

必斯言也夫

朱溫滅後五姓之主中土者皆旋奪於握兵之臣卽不能奪而稱兵以思奪者此撲而彼興無他雖無相而已無相者非必其廚之無人也抑非徧任武人而相不能操國柄也藉令有其人欲授之國柄固將不能何也嶄起之日初不與聞大計一旦稱帝姑且求一二人以具員而置之百僚之上如仗象然誰從而聽之哉李存勗之欲爲帝久矣日率將士以與朱氏爭存亡而內所任者故奄張承業外則姑以馮道司筆墨而已未嘗一日運目遊心於天下上求一可任者與定大謀經畫天下之治理至於梁勢將傾

取爭物進之日乃就四鎮判官求一二人以爲相大謀非所與聞大任非所夙擬其主雖聞名而非所矜式其將相雖覿面而不與周旋一旦加以枚卜之虛名使處百僚之上彼挾百戰之功臣扶以起者固曰何從有此忽起在位之人居吾上耶彼固藉我以取富貴而惡能不唯我是從乎漢高相蕭何乃至以諸將之功爲狗而不怒者實有大服其心者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豆盧革盧程依戎幕以起家惡足勝其任哉名之曰相實均於無相樞密得操其行止藩鎮直視爲衙官天子孤立心膂無託奪之也如吹槁亦復有難焉者矣天下可無相也則亦可無君也相輕於

鴻毛則君不能重於泰山也故胡氏曰人主之職在論相而已大有爲者求之夙任之重得一二人而子孫黎民世食其福矣

君臣父子人之大倫也世衰道喪之日有無君臣而猶有父子者未有無父子而得有君臣者也自朱溫以至柴氏七姓十五人據中土而稱帝天下後世因而帝之乃當時之臣民固不傾心奉之以爲君劫於其威而姑號之曰天子君臣之倫至此而滅裂盡矣尤可憫者併其父子而亂之浸假一人而子之遂謂之子浸推一鬼而祖考之遂謂之祖考於是神怒於上人迷於下父子之恩以名相假以

利相蒙其與禽獸之聚散也奚別如是而猶望天下之有君臣也必不可得之數矣沙陀夷酉耳唐蔑天逆理而賜之姓遂假以競於朱溫曰吾李氏子也存勗稱帝仍號曰唐以高祖太宗懿宗昭宗雜朱邪執宜朱邪赤心之中而祖之唐之祖宗能不恫怨於幽乎嗣是而徐知誥者不知爲誰氏之子乃自撰五世名諱選吳王恪而祖之嗚呼蔑論隴西之苗裔猶散處於人閒天之弗祐亡則亡耳絕則絕耳何忍取夷狄盜賊之子而以爲子孫哉所謂辱甚於死亡也後世史官猶從而獎之曰此唐也可以紹李氏之統者也天理無餘人心盡椓至此而人不足以存矣詩不

云乎謂他人父終莫我顧逆風所煽號爲天子者且然又何怪乎賈謐秦熺之倫亂天常也
李存勗不可以爲天子然固將帥之才也知用兵之畧矣得英主而御之與韓信齒奚以明其然邪麞之走也捷於虎卒爲虎獲者數反顧也規規恃其穴以爲所據其偶敗也急奔而護其穴其勝也復慮人之乘已而內燚於是內未潰而外失可乘之機敵且蹙之使自斃於穴中未有不敗者也存勗知此矣自克用以來太原其根本也則澤潞其喉吭也太行之險一失則井陘之道且危存勗殫全力以圖東方澶鄆懸隔千里之外間以趙魏潞州叛澤州陷

太原內潰而東出之師若脊斷而不能舉於斯時也不知
兵者必且合道鄆以旋師而西顧乃一受其擊而踉蹌以
返王彥章之流躡其跡而乘之太原其委命之墟矣而存
揚之計此決矣李繼韜之內叛視若疥癬澤州之失唯惜
裴約而棄若贅疣急攻楊劉疾趨汴雒一戰而朱氏以亡
其神矣哉太原自克用修繕城壘以來非旦夕可拔者大
兵集於東方繼韜雖狡梁人雖鷙必不敢遠爾合圍不憂
歸師之夾道敵見吾視澤潞之亂若罔聞則益不測吾之
所爲將先自破沮其乘虛之計而河上之師終恃此以爲
撓我之令圖則慮我之情緩而相防之計疏此一舉而襲

梁都夷友貞平河南規恢之大畧也微韓信孰足以及此謂存局爲將帥之才非虛加之矣納其身於內而外日陵乘而不能禦投其身於外則內雖未固而自可無虞大畧可以不傾則姑置之而縱橫游衍無不可以自得此處身之善地卽安心之妙術也嗚呼知此者鮮矣項羽急返西楚而漢追之唐置太原聽劉武周梁師都之侵犯以亟攻東都而三寇皆夷得失之機決於此耳庸人怙其所已得志士忘其所已能志量之不齊善敗之所自殊也知此者可與立功可與定亂可與進善可與廣業明此者哲昧此者愚豈徒用兵爲然哉

成而不傾敗而不亡存乎其量之所持而已智非所及也量者心之體智者心之用用者用其體體不定則用不足以行體不定而用或有所當惟其機也機者發而可中而不足以持久雖成必敗苟敗必亡故曰非智所及也項羽李存勗戰而必勝犯大敵而不撓非徒其勇也知機之捷亦智矣然而卒以傾亡者豈智之遽窮乎智則未有不窮者也項羽不足以持敗一摧於垓下遂憤恚失守而自剄量不足以勝之也藉令戢悻悻之怒渡江東以爲後圖韓彭英布非不可移易而必忠於漢者收餘衆間羣雄更起而角死力漢亦疲矣而羽不能者量止於一勝之威敗出

於意外而弗能自固也羽可以居勝而不可以持敗故敗則必亡存勗可以忍敗而不足以處勝故勝則必傾一也李嗣源定入汴之策既滅朱友貞一入汴而以頭觸嗣源曰天下與爾共之卒爲嗣源所迫身死國亡量不足以受之也藉令忍沾沾之喜以從容論功而行賞人且愉於君臣之義雖有大勳亦分誼所當盡嗣源雖挾不軌之心無有爲之效命者自斂雄心以俯聽而存勗不能者量盡於爭戰之中勝出於意外而弗能自抑也漢高一敗於彭城再敗於滎陽跳身孤走而神不爲怵故項羽終屈其難折之鋒宋祖端居汴京曹彬爲下[illegible]南收六十餘年割據不

服數千里之驅士而不輕授以使相故功臣終安臣節而天下定成大業者在量而不在智明矣量者定體於恆者也體定於百年之長慮而後機不失於俄頃之利鈍憂喜變遷須臾不制轉念知非而勢已成乎莫挽唯定體之不立故也敗則唯死而已勝則驕淫侈靡無所泛止羽存塲之以傾敗終也決於此耳生之與死成之與敗皆理勢之必有相爲圜轉而不可測者也旣以身任天下則死之與敗非意外之凶危生之與成抑固然之籌畫生而知其或死則死而知其固可以生敗而知有可成則成而抑思其且可以敗生死死生成敗敗成流轉於時勢而皆有量以

發之如丸善走不能踰越於盤中其不動也如山其決機也如水此所謂守氣也氣守而心不動乃以得百里之地而覲諸侯有天下傳世長久而不危豈徒介然之勇再鼓而衰不足恃哉智足以制勝而俄頃之閒大憂大喜之所乘聲音笑貌傳其搖蕩無主之衷傾敗即成乎莫挽豪傑之與凡民其大辨也在此夫

讀通鑑論卷二十八終

讀通鑑論卷二十九　　　　船山遺書二十四

衡陽王夫之譔

五代中

伐蜀之役郭崇韜諫止段凝爲帥議正而事允矣其復止李嗣源之行則崇韜之自滅與滅唐也皆在於此崇韜請遣繼岌固知繼岌之不可獨任而必需己副之名爲繼岌實自將也崇韜之辭鎭汴州也曰臣富貴已極至此而又貪平蜀之功利豈冒昧不止哉蓋以伐蜀爲自全之計而反以此自滅者何也位尊權重其主已疑內有豔妻外多宵小稍稍裁正衆方側目故憂內之不可久居而欲息肩

於閫外上挾冢嗣下結衆將相倚以安寵可遠讒人之怨以自立於不拔之地可謂謀之已工矣乃不知讒佞交加之日顧離人主左右握重兵據膴土成大功媢忌益深在廷者又以睽離不親心皆解散固將益附姦邪而聽其嗾噬況乎奄有王建蓄積之藏多受降將邀歡之賄躡鍾會之已迹而益以貪則必罹衛瓘之網羅而弗能辯誅死在眉睫而不悟其工也正其愚矣李嗣源有河上先歸之釁載入汴決策之功假之以兵資之以蜀則且爲王建而爲朱邪氏樹一勁敵於西方故崇韜身任之以抑嗣源損其威望而使易制俾存勗無西鄉之憂其爲存勗謀也亦可

謂丁矣而不知蠶叢一闢以叛易以守難若欲窺秦隴出劒閣以爭衡於中國則諸葛且不能得志故曹丕曰囚亮于山嗣源卽懷異志惡能度越重險以犯順何似擅河朔之富强拊汴雒之項背建瓴南下勢無與遏邪畏虎豹之在山林乃驅之以居園埴之右便其噬攫而崇韜不知也朱邪氏之忌深於腹心矣繼岌欲使立功以定儲者也而殺崇韜者繼岌董璋孟知祥所倚以鎮撫諸將而定蜀者也而亂蜀者璋與知祥抒忠而逢怒推信而召逆自後觀之其愚甚矣乃一皆崇韜之夜思早作自謂十全之遠慮也繇此思之退而全身進而已亂豈智計之能勝任哉抑

疆止逆弭妬消嫌之術豈有他焉勿尸功勿府利靖諸己以立於危亂之中則倚主侯臣與震主之權皆翕伏於鎮定之下崇韜固不足以與於斯也禍不速於反掌足為永鑒已

受命專征伐人之國而滅之大功之所歸尤大利之所集也既已據土而有國其畜積必饒既已有國而又亡之其黷貨而寶珠玉也必多藏以召奪且其權貴納款欲免誅夷而徼新寵其為賄也必輦載以湊大帥之門其為大利之所集也必矣大功不可居而非不可居也曹彬與平西蜀獨下江南而任兼將相世享榮名大功灼然在己而豈

苟逃避所以自免於危者利耳　且夫功成而上為主忌下召人疑者唯恐其得衆而足以興也士夫之聚必以豚酒蠱民歸己必以私恩籠絡智謀勇力之夫必以饒贈兵甲芻糧之費必以家藏籍令功成歸第之日車還甲散行橐蕭然遊士無所覬而不躡其門百姓與相忘而不歆其惠應門皆樸樕之人宴會無珠璣之客則雖猜主忮臣亦諒其不足有為而坦然信之左右佞幸亦知其無可求索而恩怨兩消雖有震主之功名亦何不逌然於嚬夷之宇哉諸葛公曰淡泊可以明志故薄田株桑所以踐其言而允保忠勳之譽豈虛也哉夫郭崇韜者惡足以知此乎其主

既已忌之矣哲婦壬人又爭變黑白以將晉之死而滅蜀之日貨寶妓樂充牣其庭以此而欲求免於死也必不可得之數也嗚呼豈徒爲人臣者受命專征以亡國之貨寶喪其身哉人主之不以此而貽子孫黎民之害者蓋亦鮮矣漢高帝之入關也秦幷六國舉九州數百年之貨寶塡委於咸陽古今之大利亦古今之至危不可居者也樊噲一武夫耳知其不可據而斥之如糞土帝聽其言爲封府庫非但當時消項羽之惡怒遠害於鴻門也且自羽焚宮以後秦之所積蕩然四散而關中無鉤金尺帛之留然而既有天下古今稱富者莫漢若也唐起太原而東都之藏

已糜於李密王世充之手江都之積又盡於宇文化及之徒蕩然一虛楊之天下唐得之而海內之富上埒於漢宋則承柴郭氏世積之資獲孟昶李煜劉鋹之積受錢俶空國之獻其所得非漢唐之比也乃不數傳而子孫汲汲以畏貧進王安石呂惠卿以奪民之錙銖而不救其亡合而觀之則貧者富而富者貧審矣所以然者何也天子以天下爲藏者也知天下之皆其藏則無待於盈餘而不憂其不足從容調劑於上下虛盈之中恆見有餘而用以舒而自裕開創之主旣挾勝國之財爲其私槖愚昧之子孫規規然曰此吾之所世守也以天子而僅有此則天下皆非

其天下而任之貪疵之臣貪者竊而疵者廢國乃果貧則虐取於民而民乃不免於死侈者旣輕於縱欲吝者益競於厚藏侈猶可言也至於吝而極矣朽敝於泥土之中乾沒於戚宦之手猶且羨前人之富而思附益之卒有水旱民塡溝壑或遇寇亂勢窮輸輓乃更竊竊然唯恐所司望吾私積而蔽護益堅若田野多藏之鄙夫畏人之求貸而蹙額以告匱惡知有天下之爲天子哉守其先世之寶藏以爲保家之懦夫而已匹夫而懷是心且足以亡家而喪其軀命況天子乎漢唐之富富以其無也宋之貧貧以其有也國亡身戮更留此以爲後起敗亡之媒哀哉武王散

鹿臺鉅橋之積非徒以仁民也不使腐穢之藏教子孫以侈者也李存勗之爲君郭崇韜之爲將斗筲耳以利相怨而交鬬以亡又何足算哉

有一言可以致福有一言可以召禍聽其言知其所以言吉凶之幾決矣言固有飾爲之者焉從容擬議而撰之以言行間不踐心固不存又有甚者假義以餙利假仁以餙忍是非不生於心吉凶固不應也至於危困交於身衆論摇於外生死存亡取舍趨避間不容髮之際於此而有言則其心無他而言非僞飾此則吉凶之幾所自決也李嗣源當郭崇韜李存乂李繼麟駢首夷族之日朱守殷戒以

震主之勳勸為遠禍之策而嗣源曰吾心不負天地禍福之來無可避委之於命耳斯言也可以全身可以致福終以奄有朱邪氏之國不亦宜乎奚以知其言之從心而非中懷毒螫姑為委命之說以欺世邪李存勗耽樂昏昧伶人操生死之柄功臣之危旦不保夕於斯時也嗣源非闇於術者而思惟之路已絕曠然遠念惟有委命之一道可以自安郭崇韜任氣於先而營私於後禍已見矣固有以知其無可柰何之下唯宅心鎮定以不紛也奚以知其行之能踐也委身昏亂之廷死亡在旦夕終不求脫身歸鎮擁兵而待亂受命討鄴乃從容以去唯無求去之心故廷

臣得以推轂存勗釋其猜疑而晏然以行也則嘗其正告守殷之日嗣源之心無疑無隱昭然揭以示人消无妄之災獲昭天之福皆非以意計幸得而終始所守者委命之一言也充斯言也即許以知道焉可矣故其得國以後舉動多中於理而焚香告天求中國之生聖人益亦知天之所佑必不在乘虛據位之□□廓然曙於天命之常而目睫之紛紜不爲目眩而心熒也君子於僭僞之主有取焉者唯嗣源爲得堅拓拔宏僞飾以誣天而罔人其善也皆其慝也何足論哉夫不知命而飾爲之說曰吾知命也有之矣不信有命而飾爲之說曰吾委命也未之有也若嗣

源者信之眞故言之決也
李嗣源之不欲犯順以援國非僞也朱守殷勸其歸鎮而不從趙在禮帥諸將迎奉而泣辭之皆死生之際也乃置身於宵小之中而不懼跳出以集兵雪恥而不遑固可信其立志之無他矣然而終不免於逼君篡國之逆者爲諸將所迫而石敬瑭其魁也敬瑭曰安有上將與叛卒入賊城而他日能免者此言出而嗣源窮矣既不能保其腰領與妻子而抑受從逆之罪以伏法名實交喪取生平而盡棄之天高地厚嗣源無餘地以自容敬瑭所爲持其肯綮要以必從者機深而言厲嗣源惡得而不從邪惟其然而

謂之昧於事幾以失斷亦愚矣敬瑭之强使舉兵也豈果盡忠效死戴主帥以定大業哉自唐亡以來天下之稱帝稱王者如渚春雨之蒸菌不擇地而發雖名天子實亦唐之節度使焉耳李存勗滅梁而奄有之地差大於羣雄而視劉巖錢鏐王延翰也亦無以異主無恆尊臣無恆卑民亦初無恆尊可守也則無不可奪也以存勗之百戰成功如此其炎炎也不數年而已熸則嗣源一旦捲甲犯主以橫有其國又安得有長存之理其旋起而可旋滅人皆知之而敬瑭料之熟矣嗣源不反存勗雖亡烏必止於他人之屋敬瑭輩部曲偏裨望淺力微安能遽爲弋獲乎康義誠

李紹虔王建立李紹英咸有此心而敬瑭以子壻之親握牙之重固將曰嗣源之後舍我其誰邪蕘亦如史憲誠朱希彩朱滔之相因以奪節鉞耳嗣源亦微測之故祝天求生聖主以絕此凌奪之逆自知其國不可永而敬瑭決策犯順之邪心必不能保之身後顧低回顧眄無以自主荏苒而從之識者固憐其柔以愚也夫嗣源之處此一言而決耳斬石敬瑭以息浮議悉力以攻趙在禮而平之待繼岌之歸而定其儲位則亂亦自此而息若存昜忘深而猶不免則嗣源固曰無負於天地委之於命又何憂懼之有哉唐之亂甚而必亡也朱溫竭其姦謀十餘年而後篡朱

濫之虐也存易血戰幾死幾生而後滅之乍然蹶興不折一矢不需旬月而即帝於中土自嗣源始敬瑭知遠郭威皆旦北面而夕黼扆如優俳之冠冕以成昏霸之日月嗣源首受其惡以成敬瑭之姦嗚呼惟其愚也辭大惡而不得矣

李嗣源即位之初詔諸使貢奉毋得斂於百姓禁刺史以下不得貢奉然則自此以前諸使立貢奉之名以虐取於民下至守令亦可以財賄交於人主久矣進奉始自唐德宗至宣宗以後而愈濫其始官有餘財小人不知散於州府之固爲天子有而以之獻諛庸主徵於播遷之貧而恃

爲非常之備因而不拒日加甚焉及乎官不給而索之民貲有涯而取無藝厖勛之亂起於軍府之虛黃巢之亂起於掊斂之急垂至唐亡天下裂民力盡而不能反則其俛首刳肉以充獻納蓋不知其流禍之何若矣乃其率天下以無忌憚蔑上下之等視天子若亭長三老之待食於雞豚則置之廢之奉之奪之易於反掌者亦緣此爲致禍之源何也天子者以絕乎臣民而尊者也故曰天險不可升也刺史以下微賤之吏得以錙銖上交於殿陛則所謂天子者亦下吏交遊之儕伍耳置之廢之奉之奪之又何忌乎或曰三代之王天下也方五十里之小國亦得以幣玉

上享於王四海交媚於一人一人未嘗輕也進奉何病哉
曰卽此而推之三代之法不可挾以爲名治後世之天下
非一端而止矣古之諸侯雖至小弱然皆上古以來世有
其土不以天子之革命爲廢興非大無道弗能滅也新王
受命雖有特建之國亦必視此而不容獨異故天子者亦
諸侯之長耳列國取民之制各從其舊而不盡奉新王之
法其與諸侯以兄弟甥舅相往來頡頏上下法不能伸故
唯恃禮以綏之使其賓服大要覲令安南緬甸之稱臣奉
貢而已使享使聘以財相接亦王者因時服遠之權宜非
可必行於萬世者也天下而旣一王矣上以祿養下而下

弗能養上揆之於理亦法天之顯道也天養萬物而物莫能致其養以道相臨而交以絕交絕而後法伸法伸而後道建淸虛在上萬彙咸受其裁成使三代王者處後世之天下憲天出治亦如此而已何事齪齪然受下邑小臣之壺觴簞笥哉且天下之賦稅皆天子之有矣不欲私之而以祿賜均之於百官既已予之則不可奪之以歸己於是而廉隅飭焉風教行焉推此而定上下之章以內臨外以尊臨卑以長臨屬司憲者秉法以糾百職百職弗敢褻也奉使巡方者銜命以行郡邑郡邑弗敢黷也君子之廉以奬而小民之生以遂故爲之禁制以厚其坊督撫監察郡

守不敢奉其意衆方面監司邑令不敢呈其筭牘以法相裁以義相制以廉相帥自天子始而天下咸受裁焉君子正而小人安有王者起莫能易此矣而何得藉口三代之貢享上交以訓貪而啟漁民之禍哉但三代之衰也天子求金車而中肩之難作大國索裘馬而鞭尸之怨深禹湯文武承上古之流不能遽革其流弊亦可見矣繼此而興者塞源唯恐不嚴耳遁古之窮乃可以御今酌道之変乃可以制禮故曰所損益可知也使古有之今遂行之因流濫而莫之止則唐宋之進奉何以遽召敗亡而嗣源之禁其上下不交之否道乎

李嗣源召術者周元豹趙鳳諫止之曰術者妄言殺人滅族多矣偉哉不易之論也殺人滅族者就謀逆不成者而言鳳有所諱而偏舉之耳謀而成則李存勗斃於一矢焚於樂器以亡國矣謀而成至於亡人之國不成則以自滅其族固多有之然天下之欲圖神器者無幾而時之可乘力之可亂者尤不數有則術者之告疑於未烈若不必嚴斥而厚禁之也雖然奚必如元豹之許嗣源以貴不可言導以反逆而後爲天下禍哉舉古今盡天下通士庶尚信術者無不受其陷溺而蔑天理裂人倫趨利而得害圖安而得危無有不然者也故王制曰假於時日卜筮以疑衆

殺夫術者志盡於衣食非有大慝焉而使服上刑不已過與乃觀其戕民之流害所極而後知先王之法以正人心維風教齊民以禮而全其恩義誠至矣哉星相也葬法也壬遁時日也火珠林觀梅河雒之數兆也驚之以受愚人之濡沫乃使婚者失其配偶居者去其樂土死者暴其骴骼兄弟相疑以相害鄰里相軋以相吞獄訟繁興殺傷相踵生人之禍至此而極非殺之何足以當其辜哉然則殺人滅族之禍非徒圖謀不軌者爲然身以之殺族以之滅而不知者多矣身幸不殺族幸不滅而冒昧以趨於禽行則盡古今天下之愚者胥然也善推趙鳳之言以極其情

事之必然術者之可畏有如是哉解縉庖西封事請頒大統厤建除宜忌之文以絕術者之源誠卓論也鳳與縉非能知道者而秉正以拒邪守先王之典訓賢於蔡西山遠矣

王環爲馬殷攻高季興大敗之薄江陵城斂兵而退謂荆南爲四戰之地宜存季興以爲楚扞蔽策之善者也季興雖存不能復爲殷患而委靡以苟存於吳蜀汴雒之交以閒隔長沙而不受兵故殷得以保其疆土雖然藉此而圖固本自彊之術息民訓兵以待天下之變則雖大有爲焉可矣無以善其後而徒幸兵之不我及以安旦夕則所謂

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也殷之陋也非環之失計也天下嘗戰爭不定之世所甚患者受天下之衝以犯天下之難力未完業不及遠驟得勝而捉吭挾脊以召敵之攻其敗也可立而待而愚者幸之以居功越之與楚不相及也句踐滅吳而後越受楚兵以亡契丹滅而女直之禍中於汴女直滅而蒙古之禍中於杭皆弱不自量撤藩籬而欣幸以召攻者夫豈但弱者為然哉齊桓公而知要衝之地不可爭也姑置江黃為不侵不叛之國以隔楚則陳蔡鄭許可以安於北鄙急收江黃授楚以兵端而二國滅於是楚一伸臂而旋及於泗上無所礙矣彊弱之積非一旦之復

偶然之勝非持久之術故曰地有所不爭非散地之謂也散地者敵視之如贅疣而我收其實利得之也可以厚吾力而不犯敵之全力以相逼唯夫南北之襟喉東西之腰領忽爲我有而天下震驚得則可興失則必危興者百一而危者十九竭吾財殫吾力以保之一仆而瓦解策士無識乃曰此要地也所必爭者也不揣而聽之致死以爭之可爲寒心矣善用王環之謀以養吾全力使彊敵相忘而可大得志於天下惜乎馬殷之不足以及此也爲怯而已矣雖然猶可以不亡待之再世也

唐亡以後不知始於何日禁民造麴官造賣之以收息既

自號爲帝王而所行若此陋無以加矣又其甚者禁民鑄鐵官鑄農器強市於民則尤不仁之甚者也雖然猶未甚也李嗣源天成三年聽民造麴而於秋稅畝收五錢又三年聽民鑄農器於夏秋稅十二畝收農具三錢自謂寬政而不知其賊民之益甚也造麴者非必有田有田者方待麴於人而不知造無端而代醞麴者以輸稅其稅之也何名至於鑄農器者不耕而獲農人之粟哀此貧農糲餐襏衣以博一器而又爲冶人代稅二者横征而後農民之苦日積而月深矣作此偭者其情易知也居於上而號爲帝王則民皆惟吾所取而無不可得也而工賈善爲規避則取

之也勞心力而不能必得唯農民者越陌度阡而不知所往舍稼穡而無以爲生人雖逃而田不移田卽蕪而額固存宗族里井苟在籍者皆可責以代輸而無可避奚暇問名之所寄實之所允哉簡易便捷懸桁楊以擬其項背取盈焉而已矣造麴鑄器者屏處以宴處而經年不見麴稱貸以買器者俯首而唯其箕斂嗚呼是尙有所控告乎乃爲之說曰畝五錢耳二畝三錢耳無大損於民而合以成多哀哉日益之歲增之不見多而已積矣至不仁者自矜其得利之易合併以責之田畝此法一立相仍者緊積而不已明主弗能察也惠主弗能蠲也延及數百年而戶口

鹽鈔桑絲錢息車船木竹之稅一洒散之於田畝猶不能
言巻不能去坐受工賈山澤之征習焉而莫測其所以皆
自嗣源始之孰謂嗣源爲有仁心而幾於小康乎
不能謀身而與之謀國其愚不可瘳不能謀國而許之以
安民則論史者之耳食而塗說者也李嗣源胡人之錚錚
者耳其篡弑也年已老矣驕奢淫泆之事以血氣衰而且
息於是或一言焉有恤民之辭閒一念焉有憐民之志乃
其所託國者則安重誨也夫重誨之姦與忠勿論而舉生
殺予奪一任其喜怒脅持其主以鉗制羣僚激董璋孟知
祥而唯恐不爲禍先其主厭之而不戢上下胥切齒怨之

而不憂碎首橫尸而不知禍之所自發其謀身之愚也如此而嗣源所與託國者則重誨也流血濺於宮庭攘奪懸於肩睫如是而欲求斯民一日之安其可得乎當其時天地閉龍蛇爭固乏賢矣然文臣則如任圜之盡力以憂公張文寶之秉禮以重國趙遠之見禍於幾先武臣則如康福之外遷而宣力姚洪之抗節以致命善用之皆可以任大而重誨媢疾以間之嗣源弗能用也孫晟韓熙載且南走吳以思反噬夫豈無人哉以權謀與同起者親之以驕猜與相叶者狎之故久知重誨之惡而復與相持泣下屠儋之智得國而已窮呴呴之仁呢愛而難割乃至從榮血

重誨之刃爲從珂乞命於重誨而幽辱無聊血冗之不保尙能推惻隱之心以施於邦國乎且非徒重誨也重誨誅而范延光趙延壽踵之而進姦頑且出重誨右矣而後國以必亡民之死者不知其幾千萬矣尙曰可以安民也哉嗚呼民之有生也恃上之不絕其生也上能保民之生也必先知自保其生也忘其身之死亡則無復念人宗社之存亡任一往之氣乘須臾之權何不可爲也愚者日與之居臭味相移則念偶動於慈柔而輒爲中沮己在陷溺之中何暇援人之溺也風俗稍艾虐政稍蘇暫覺其有小康之德而身死國亂孽子悍壻狺爭於中而契丹乘之以入

皆自重誨啟之嗣源召之一言一事之惠澤杯水之於車薪孰能許之以仁邪

仁者有生之類所必函也生者上天之仁所自榮也故曰本立而道生仁動於天厚植於心以保其天性之親於是而仁民愛物之德流行於天下人道之生也於是而傳世永久之福垂及於百世天道之生也於吳越錢氏有足深取者錢鏐與董昌爲流匹起羣盜之中其毆人爭戰戕民逞志屈志逆賊受其僞冊與高季興馬殷劉巖王延政孟知祥互有長短而無以大異則爝火之光宜其速熸耳而延及宋世受爵王廷保世滋永垂及於今猶爲華族子姓

蕃衍徧於江東夫亦何道而致然哉仁莫大於親親非其私之之謂也平夷其心視天下之生皆與同條共貫亦奚必我父兄子弟之必爲加厚哉此固不可深求於物理而但還驗其心之所存與所必發者而已均之爲人而必親其親者誰使之然也謂之天而天未嘗詔之謂之道而道亦待聞於講習辯說之餘矣若其倏然而興怵然而覺惻然而不能忘者非他所謂仁也人之所自生生於此念而習焉不察耳釋氏斥之爲貪愛之根乃以賊人而絕其類韓愈氏曰博愛之謂仁言博也則亦逐流而失其源也博則其愛也弛矣有人於此可生也亦可殺也見爲可生而

生之也快見爲可殺而殺之也亦快卽見爲不可殺而卒不能不殺也則亦置之矣至於父子兄弟卽不容已於殺而必戚然以終身如其見爲可生則必不如他人之唯力是視蠹吾道而付之無可柰何者以此思之仁天下也有窮而父子兄弟之仁則不以窮而妨其愛也唯不仁者舍其約以務於博卽有愛焉亦散漫以施而自矜其惠之溥如其窮矣則視父子兄弟亦博愛中之一二人而已置之可也殺之又奚不可哉故與人爭名名不兩歸而殺心起與人爭利利不兩得而殺心起乃至與人爭國爭天下勢不兩立而殺心愈熾嗚呼漢文帝之賢也且以尺布斗粟

致不容之怨況下此者於是而曹丕劉彧高湛陳蒨自不欲念其本支而本支亦如其意焉以斬天道之不忒仁不仁一念之報焉耳朱友珪李從珂僭主中國為不仁之倡而徐知誥馮殷之子孫相效以自殄其族夫此數不仁者抑豈無愛以及人哉愛之無擇而窮矣視其屬毛離裏者皆與天下之人物無以異無妨於己則生之有礙於己則殺之墨釋之邪韓愈氏之陋實中於不肖者之心以為天理之賊不可遽也而錢元瓘獨全友愛以待兄弟錢鏐初喪位方未定而元瓘與兄弟同幄行喪無所猜忌陸仁章以禮法裁之乃不得已而獨居一幄其於元璙也相讓以

誠相對而泣盎有濟忘富貴專致惻怛者焉故仁風扇而天性行施及弘倧羣臣廢倧立己衆將不利於其兒而弘倧以死保之優游得以令終自古被廢之主昌邑而後未有能如是者孝友傳家延於奕世亦盛矣哉推其源流皆元瓘一念之仁爲之也此一念者愛之所凝至約而無所窮也非愚釋之所與知也

天人之際難言矣讖緯之言日月震電百川山冢之變詩詳舉而深憂之日食地震雪雹星孛石隕鷁飛之異春秋備紀而不遺皆以納人君於憂懼也乃其弊也或失之誣或失之鬼其誣也則如劉子政父子分析五行以配五事

區分而繫證之變復不惟其德而唯其占有所倚而多所貸寬猛徇其臆說而政愈淫其鬼也依附經義以亂祀典如董仲舒土龍祈雨之術徒以褻天而導淫祀長巫風敗風教則懼以增迷人事廢而天固不可格也夫為誣為鬼既以資有識者之非笑於是如康澄者乃為之說曰陰陽不調三辰失行小人譌言山崩川涸蟊蜮傷稼不足懼也王安石之禍天下而得罪於名教亦此而已矣夫人主立臣民之上生殺在己取與在己興革在己而或益之以慧力則才益其驕或相習於昏虐則淫蕩其性所資以息其敖辟而納於檠括者唯懼之一念耳故明主之於天下無

不懼也況災異有殃傷之實譌言乃播亂之媒饑饉繫生民之命而可云不足懼乎民情何以定而譌言永息餓殍何以甦而饑饉不傷三辰失軌川決山崩當其下者沴氣足以戕生凶徵足以召亂何以鎮撫而不逢其害豈徒懼而已哉又豈如五行志之隨徵修復自詡以謂變而安其心春秋繁露之媟用術法苟求禜禱而亡其實哉夫仲舒子政惟不知懼而已謂天地鬼神之可以意爲迎合而懼心忘矣誠知懼者卽澄所謂畏賢人之隱畏民業之荒畏上下之相蒙畏廉恥隳而毀譽亂忠言不進諂諛日聞者也唯其懼之在彼而後畏之在此天人之應非一與一相

符而可以意計揣度者也一懼而天在人之中萬理皆繇此順矣懲何足以與於此哉王安石之學外申韓而內佛老亦宜其憎焉而爲此無忌憚之言也孔子曰畏天命詩春秋見諸行事非意計之能量久矣

銀夏之亂終宋之世勤天下之力困於一隅而女直乘之以入其禍自李彝超之拒命始彝超之地無幾亦未能有戰勝攻取之威力也而負嵎以抗天下挾何術以自固而能然乎天下而已裂矣苟非有道之主德威足以服遠則有無可如何之人操甚卑甚陋之術而智勇交受其制高季興以無賴名而孤立羣雄之中處四戰之地據土不亡

者兩世彝超亦用此也而地在絕徼爲中國之所不爭土馬尤彊焉欲殄滅之其可得乎中國之亂也十餘年而八姓十三君倏興倏廢彝超父子無所歸命亦無所抗衡東與契丹爲鄰又委順以爲之間諜不但此也中國有反叛之臣無論其成與不成皆挾可左可右之勢而利其賂遺薄侵邊鄙而不深入以犯難討之則城守堅而不下撫之則陽受命而不來如是者雖大定之世未易治也而況中國無君之天下尤得以日積月累而滋大乎是與荆南高氏彷彿略同而情勢異中國之雄桀鄙夷而姍笑之乃不知其竊笑羣雄者之尤甚也夫其爲術抑有可以自立之

道爲季興以盜掠諸國之貢享而得貨彝超以兩取叛臣之賄賂而收利其以繕城郭修甲兵養士卒者皆取給於他國無名之餽遺而不盡苦剝其民則民得以有其生而兵不匱君子以大義裁之則曰此盜術也然當生民流亡憔悴之日僭竊以乇中國者方日括民財以養驕卒以媚黠虜用逞其不戢之凶威至於釜甑皆彊奪以充賞而季興彝超奪彼不道之餘以蘇境內之民則亦苟焉自全之便術也惡亦淺矣季興所處必爭之地耳不然與彝超均漸漬以歲月雖宋全盛之天下得韓范以爲將相亦昇立而不可下矣彝超斂兵聚利爲謀已深李嗣源位未固勢

未張遽欲挑之其將能乎徒以益其彊固而爲百餘年之
大患已耳制無賴者非大有爲之君未易易也
李從珂之入篡也馮道遽命速具勸進文書盧導欲俟太
后命而道曰事當務實此一語也道終身覆載不容之惡
盡之矣實者何也禽心獸行之所據也甘食悅色生人之
情生人之利用皆實也無食而紾兄臂無妻而摟處子務
實而不爲虛名所礙耳故義者人心之制而曰名義節者
天理之閑而曰名節教者聖人率性以盡人之性而曰名
敎名之爲用大矣哉宰我以心安而食稻衣錦則允爲不
仁子路以正名爲迂而陷於不義夫二子者亦務實而以

名爲綴者也一言之失見絕於聖人推至其極曾元務實以復進養親而不可與事親賢者一務實而固陋偷薄賊天理滅風教況當此國危君困之際邀榮畏死不恤君父之死亡而曰此實也無事更爲之名也其惡豈有所艾哉夫所謂實者理之不容已內外交盡而無餘憾之謂也有其實斯有其名矣若盧導者心搖而無所執理不順而無能守然幸有此一念之羞惡不敢以人臣司天子之廢立故欲詞停掩飾以稍蓋其惡而示天下以君之不可自我而予奪則亦實之僅存者耳道乃併此而去之不滅盡其實而不止嗚呼豈徒道之終身迷而不復哉此言出而天

下顧錙銖之利求俄頃之安蒙面喪心上不知有君內不
知有親公然以其貪猥亡賴趨利耽欲之情正告天下而
不泚其顙靦顏欣然自得曰吾不爲虛名所誤也親死而委
之大壑曰吾本無葬親之實心勿冒孝名也穴牆而盜鄰
粟曰吾本有得粟之實情勿冒廉名也則人類皆爲禽獸
尙何嫌乎但務實而不知有名者犬豕之食穢以得飽也
麋鹿之聚麀以得子也道之惡浮於紂禍烈於跖矣道死
而擿之者起顧未有窮其立念之差於務實之一言者於
是李贄之徒推奬以大臣之名而世教愈亂亦憯矣哉
節之初九曰不出戶庭无咎而夫子贊之曰幾事不密則

晉成乃所謂密者難言之矣緘之於心杜之於口籌慮既審擇老成能斷之士而決之一言而定矣不審於此囁囁嚅嚅兩三促膝屏人竊語夜以繼日而但不令人知其所言者何事則戈矛叢於牆陰猜防徧於宇內何成之有哉速敗而已矣宋文帝以君臣私語徹旦不休兩逆子推刃李從珂屏侍臣於便殿與馮贇盧文紀等密談而敬瑭速反皆自謂密而以召禍者也夫子固曰亂之所繇生則言語以爲階竊竊然密談盡日而不已者非言語乎使其言之於大廷而衆閧之也其機亦止此而已終日言而人不知其何所云也然後雖一欬一笑人皆見爲深機是以兩

入閉戶下帷婦姑附耳之智敵韋策羣力之交加其不相敵久矣今日言之他日更言之所圖度者未見之施行則姦雄抑竊其言愈多而心愈亂無能爲也必矣故密者織之於心杜之於口審慮而決以一言必不以竊竊之談相熒聒者也石敬瑭之必反也可撫而服之一言而畢耳可討而定之一言而畢耳以廓達無猜撫敬瑭而敬瑭無辭以起釁以秉順攻逆討敬瑭而敬瑭亦無挾以爭若疑若信若勇若怯計其所密謀者皆迂疏纖曲以茅縛虎以油試火之術耳而後從珂之死亡終不可救宋昌拒周勃之請閒而中外帖然斯則善於用密者與

劉知遠之智過於石敬瑭也遠甚拒段希堯趙瑩移鎭之謀而亟勸敬瑭以反其情可知也當其時所謂天子者苟有萬人之衆萬金之畜一旦蹶起而卽嶷然南面一李希烈朱泚之幸成者而已范延光趙延壽張從遠之流智力皆出知遠下而知遠方爲敬瑭之偏裨勢不足以特興敬瑭反而後知遠以開國元功居諸帥之右睨敬瑭之篡而卽睨其必亡中州不歸己而奚歸邪嗚呼人之以機相制陰陽取與伏於促膝之中效死宣力皆以自居勝地而愚者不悟偸得一日之尊榮以亡其族亦可愍矣哉知遠之於敬瑭楊邠郭威之於知遠一也楊邠貪居於內自速其

禍耳敬瑭不知倚知遠爲腹心愚已甚也知遠知邠與威之將效已而不早爲之防事勢已然未可急圖也知遠早殂不及施殖醢之謀耳使天假以年邠威之誅豈待郭允明哉然而樹劉崇於晉陽以延其血食則知遠之智果遠過於敬瑭矣稱臣納土於契丹知遠固爭不可亦自爲計也故繕城治兵屹立晉陽以觀變而徐收之李存勗之後其能圖度大謀以自立者唯知遠耳而終不能永其祚者雖割據叨幸之天子亦不可以智力取也

謀國而貽天下之大患斯爲天下之罪人而有差等焉禍在一時之天下則一時之罪人盧杞是也禍及一代則一

代之罪人李林甫是也禍及萬世則萬世之罪人自生民
以來唯桑維翰當之劉知遠決策以勸石敬瑭之反倚河
山之險恃士馬之彊而知李從珂之淺軟無難摧拉其計
定矣而維翰急請屈節以事契丹敬瑭智劣膽虛遽從其
策稱臣割地授予奪之權於夷狄知遠爭之而不勝於是
而生民之肝腦五帝三王之□□禮樂驅以入於狂流契
丹弱而女直乘之女直弱而蒙古乘之□禍無□入胥為
夷非敬瑭之始念也維翰尸之也夫維翰起家文墨為敬
瑭書記固唐教養之士人也何讎於李氏而必欲滅之何
德於敬瑭而必欲戴之為天子敬瑭而死於從珂之手維

翰自有餘地以居敬瑭之篡已成已抑不能爲知遠而相
因以起其爲喜禍之姦人姑不足責卽使必欲石氏之成
乎抑可委之劉知遠輩而徐收必得之功乃力拒羣言決
意以藏□族爲君父也吾不知其何心終始重貴之廷唯
以曲媚契丹爲一定不遷之策使重貴靡天下以奉契丹
民財竭民心解帝昺厓山之禍皆爲固然毀□□之大□
爲□□患不僅重貴纍繫客死穹廬而已也論者乃以亡
國之罪歸景延廣不亦誣乎延廣之不勝特不幸耳卽其
初小謀强可用爲咎亦僅傾臬捩雞徼幸之宗社非有損
於堯封禹甸之中原也義問已昭雖敗猶榮石氏之存亡

惡足論哉正名義於□□者延廣也事雖逆而名正者安重榮也存□□以授於宋者劉知遠也於當日之儕輩而有取焉則此三人可錄也自有生民以來覆載不容之罪維翰當之胡文定傳春秋而亟稱其功殆爲秦檜之嚆矢與

貴奚有定哉當世之所不能有而有之者安富尊榮則貴也太上以行其道其次以庇其安其下以遂其欲至於遂欲而已賤矣然利在其身施及其子孫猶得以有其榮利猶流俗之貴也無此數者當時恥與爲徒後世相傳爲笑身危而如臥於棘叢子孫轉眄求爲庶人而不可得則亦

無可欲之甚者然且耽耽逐逐以求得之其狂愚不可藥已至貴者天子也其次則宰相也朱友貞李從珂石敬瑭劉知遠皆自曰吾天子也悲夫一日立乎其位而萬矢交集於夢寐十年之內幸免禍之先及者速病以死全其腰領而子姓畢血他人之刃其未卽死者非焚則縊一如犴狴之戮民待秋冬而伏法耳刑賞不得以自主聲色不得以自娛血胤不得以相保賤莫賤於此焉而設深機冒鋒刃以求一日之高居稱朕襲優俳之袞冕抑無其纏頭酒之利賴夫亦何樂乎此邪於是既號爲天子矣因而有相焉其宰相者其天子之宰相也利祿在須臾辱戮在

肩䑛亦僾俳之台輔而已矣馮道盧文紀姚顗李愚劉昫趙瑩和凝馮玉之流皆是也尸祿已久磐固自如其君見爲舊臣而不能廢其僚友方畏時艱而不與爭庸人忘死忘爭乘氣進之倘及逐亦欣然自任曰吾宰相也無不可供人姍笑也雖然猶未甚也桑維翰一節度使之掌書記耳其去公輔之崇旣懸絕矣必不可得而倒行逆施者無所不至力勸石敬瑭割地稱臣受契丹之冊命迫故主以焚死鬭遺民使暴骨導胡騎打草穀城野爲墟收破殺之遺骸至二十餘萬皆維翰一念之惡而滔天至此無他求爲相而已耶律德光果告敬瑭曰維翰效忠於汝宜以爲

相而居然相矣人恫於明鬼哭於幽後世有識者推禍始而懷餘怒即在當日者劉知遠杜重威景延廣亦交詆其非楊光遠且欲甘心焉荼毒已盈卒縊殺於張彥澤之手組計其徼契丹之寵自號爲相之日求一日之甘食一夕之安寢也而不可得而徒以殘劉數十萬之生靈毀裂數千年之□□以博德光之一語旦書記而夕平章何爲者邪夫維翰以文翰起家成進士即不能如梁震羅隱之保身而不辱自可持祿容身坐待遷除如和凝李崧之幸致三事乃覬覦而不收氣盈而忘死以驟獵不可據之浮榮其實不如盛世之令錄參佐也而塗炭九州□□千載如

此其酷焉悲夫天之生維翰也使其狂猘之至於斯千秋之戾氣集於一人將誰怨而可哉乞者乞人之播非是而不能飽盜者穴人之室非是而不能獲維翰不相自可圖溫飽以終身維翰卽相亦不敵李林甫盧杞之掾史卽以流俗言之亦甚可賤而不足貴明矣處大亂之世君非君相非相攬鏡自窺夢回自念乞邪盜邪君邪相邪貴邪賤邪徒以殃萬民禍百世胡迷而不覺邪